

馬賽人的興衰－ 17 世紀前的北台灣水域商業生活型態



陳宗仁



【學歷】

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



【經歷】

台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現任】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著作】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424 頁。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授課大綱】

- 一、北部臺灣原住民與凱達格蘭族
- 二、西班牙、荷蘭文獻中的馬賽人
- 三、淇武蘭遺址帶來的問題
- 四、「馬賽人」的消失

【講義】

大航海時代裡的馬賽人

北部臺灣原住民與凱達格蘭族

1898 年伊能嘉矩進行全台原住民調查，提出凱達格蘭族的概念：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平埔族屬凱達格蘭族，宜蘭縣屬噶瑪蘭族。¹

1930 年代臺北帝大小川尙義、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淺井惠倫等學者調查北台灣平埔族群的傳說與語言資料，討論 Sanasai 的傳說以及凱達格蘭族有不同分支。從凱達格蘭語中分出馬賽語。

詹素娟與考古學者劉益昌合編《大台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凱達格蘭族調查報告》，是目前有關雞籠、淡水南島民族資料的重要著作。

詹素娟在 1990 年代的研究中，認為北部原住民，即所謂凱達格蘭族，可以分為：馬賽、雷朗、龜崙人三類，其中雷朗又可再分為七類。

馬賽人：

金包里、大雞籠、三貂等三大社群，分布於三芝以東到三貂角之間的北海岸地帶，其中金包里社群分布於基隆港以西至三芝之間，主要聚落分布於金山平原附近。

大雞籠社群分布於基隆港以東到瑞芳。

三貂社群分布於新北市貢寮區雙溪口附近的海岸平原地帶。

康培德指出十七世紀上半葉的 Basay 應包括位於「蘭陽平原海岸一帶的哆囉美遠（Talebeouan），及消逝於十八世紀、位於立霧溪口的哆囉滿

（Taroboan）。」哆囉美遠社在今宜蘭縣壯圍鄉社頭聚落，哆囉滿，一般認為在立霧溪口北岸花蓮縣秀林鄉崇德聚落。這是依據語言與荷蘭文獻的假說。

Basay 人的村落所在的北部濱海地區缺乏適於發展農耕的土地與自然環境（吳佳芸 2010：47）

Sanasai 的傳說

撰稿者

節錄自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1131>，

¹ 楊南郡譯，伊能嘉矩著，《平埔族調查旅行》（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原撰稿人：劉修旻

Sanasai 傳說是二十世紀初日本學者調查原住民神話、傳說、歷史及氏族系譜調查時，分別於明治、大正或昭和年間(約 1895 到 1935 的四十年間)，在台灣北部、東北部及東部，從阿美、噶瑪蘭、馬賽等族群的村落長老身上，採集到的傳說故事。換句話說，Sanasai 傳說是流傳於淡水河流域、北海岸、宜蘭平原到花東海岸原住民世界中，一個有關祖先來源、移動和定居的故事（詹素娟，1998，P.39）。

Sanasai 傳說在台灣東海岸至北海岸各地流傳，故事細節眾說紛紜，但故事的原型可以歸納出：「昔日有一群人，因為家鄉生存不易，所以離開南方島嶼——有的會說這個島嶼的名字就叫 Sanasai——的故地，往北遷徙。在移動過程中，人們先到一個名叫 Sanasai 的小島落腳，再以這裡為根據地，分別往台灣東海岸的某處登陸。之後，或者就此定居，或者繼續沿海岸，往更北方移動，尋找可以長久居停下來地方。」（詹素娟，1998，P.39）

這個傳說是一種民族遷徙的歷史證據，文化事物（如器物、傳說、儀式等），是跟著人群在地理空間上移動的，Sanasai 傳說的地理遷徙軌跡表示，台灣東部與北部海岸的民族遷徙，起碼有一支民族，是由東海岸以南的海洋遷入，先在台灣一個叫做 Sanasai 的中繼站停留，然後遷往北邊。

參考資料

1. 詹素娟〈Sanasai 傳說圈的族群歷史圖像〉，1998，《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西班牙、荷蘭文獻中的馬賽人

Jacinto Esquivel 是西班牙王國占領雞籠、淡水時期最重要的傳教士之一。他於 1631 年夏天至雞籠，先在雞籠港灣傳教，後至淡水河流域傳教，於 1633 年春天離臺赴日，在途中被船員殺害。有一篇報告“Memoria de lascosaspertenecientes al estado de la Isla Hermosa〈關於艾爾摩莎島情況的報告〉”，記載是有關當地住民的重要文獻（為行文方便，此份報告以下簡稱「Esquivel 報告」）。

提到馬賽村社與噶瑪蘭村社，而馬賽村社也含了：Quimaurri 與

Caquiuanian。從和平島的西班牙據點往西側海岸望去，實際涉及的地域包含雞籠港灣西岸、臺灣北海岸、淡水河口、淡水河流域一帶。大致有五大社群，分別是北海岸的 Taparri 人、淡水河口的 Senar 人、淡水河流域的 Lichoco(基隆河)、Pulauan(大漢溪)、Quipatao(今北投一帶)等社群。

這些 Quimaurri 和 Taparri 的住民是同類的，而所有 Quimaurri 的住民都是 Taparri 人，有著相同的習俗和符號 (señal)。雖然他們分開居住，甚至有競爭的心態，但還不至於互不通婚或不相合的程度。他們所有的人皆是以捕魚、打獵、製鹽、造箭、蓋房子、紡織及製造刀具為生，而不像其他的住民般耕種，但卻是他們的腳與手，來做這些他們不會做的東西；如同在我們西班牙人之間的唐人，會做任何的事。與所有地域都有友誼，生存於其間，用他們的手工製品換生活所需的米和小米。這些人較惡劣且嘲笑其他住民，但其他原住民比較老實，且都是農人，經常待在他們的村落裡，除非是為了耕種或在附近的地方獵鹿。²

此段文字有幾個重點：

- (1) Quimaurri 人和 Taparri 人雖然有著相同習俗，卻又彼此區別，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 Quimaurri 的住民都是 Taparri 人」此語。換言之，對 Esquivel 來說，Taparri 是一個較 Quimaurri 大的概念，可以包含 Quimaurri。
- (2) 他們不是定住的農耕群體，相反的，是農耕村社的「腳與手」，用各種製品與農耕村社交換糧食。這似乎顯示北部臺灣存在著農耕的社群，有米糧的剩餘，另一些社群則以手工製品換取米糧。前者有噶瑪蘭和淡水河流域村社，後者主要是馬賽人，他們必須提供勞力或手工藝品，以取得農耕村社的米糧，這樣的交換形式使得這個群體是移動的。
- (3) 他們具有自我意識：他們雖與其他村社友好，但「嘲笑其他住民」，由於這句話來自西班牙人的觀察，我們似可理解為，Taparri 人已意識到與其他村社的不同，而這種不同，用 Esquivel 的話說，因為其他村社是老實的耕種者。

²Spaniards in Taiwan, p. 166。

另一篇報告：

那些淡水的住民像是農人，在那裡有自己的農地，並依此為生，總是居住於自己的村落，但 Quimaurri 人則不如此，沒有耕種，也無收成，而是像吉普賽人或唐人一樣生活，來往於各個村落，為他們蓋房子、製弓箭、衣服、刀具、預售珠串與瑪瑙。在食用完出外工作時收集來的稻米後，又在另兩個月重覆相同的工作。³

北臺灣存在著產米區域與米需求區域，使得米糧在北臺灣區域間的交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交換的手段或形式則是提供勞務或手工製品（日常生活用品或稀有物）。然而馬賽人與產米區域如淡水河流域或噶瑪蘭村社的交換中，兩者的關係是不對等的；馬賽人較為依賴外來的糧食，但對產米區域而言，對於前述勞務或物品的需求，較無迫切性。

但當大航海時代來臨時，馬賽人的命運有了很大的轉變。

當唐人需求北部臺灣的硫磺、薯榔、藤類、鹿皮等物產時，他們如何取得？

當西班牙人、荷蘭人想要找嚮導、介紹人、買辦時，誰可以擔任？

淇武蘭遺址帶來的問題

經商與窮困的矛盾性

經商的人富裕？

1999 年翁佳音發表〈近世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謂「探討臺灣的商業傳統時，不應忽略近代初期。」他指出近代初期北臺原住民具有商業性格，並歸納為以下七點：「馬賽族原住民懂得計算、富有語言能力、善於操舟航行於近海，進而漸有貨幣交易的商業行為；Quimaurri 人甚至有類似捐客、壟斷各族群交易的現象。……北臺原住民社會存在有地域分業的情形，……因交易而形成交易圈與交通圈」。⁴

³ *Spaniards in Taiwan*, p. 183。

⁴ 翁佳音，〈近世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收入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66-73。

似乎窮困？

康培德在 2003 年發表〈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探討馬賽人的集體特色、經濟活動、社經地位。此文對馬賽人的指稱與地域範圍，大致依循詹素娟、劉益昌的看法，但亦有作者的意見；康培德同意馬賽人「係一支以工藝、貿易爲主的族群」這樣的概念，但卻主張馬賽人的社經地位不高，並未發展成類似東南亞土著王國，他認爲這是因馬賽人「社會制度面上的匱缺，雖握有貿易先機，與金、煤等重要物產的生產與交易，其社經地位仍然相對偏低。」⁵

淇武蘭遺址帶來的問題

2000 年代初期淇武蘭遺址的發現以及豐富的文化遺留，根據他們的研究，淇武蘭遺址包含了上、下兩個文化層，下層大約是距今約 1300-800 年前的史前文化遺留，上文化層的年則是距今約 600-100 年前。⁶

《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在結語中對上文化層的描寫，有以下幾點與本文有關：

1. 墓葬中陪葬的裝飾品有瑪瑙珠、玻璃珠、金屬環、銅鈴、錢幣等。
2. 出土大量的鐵刀與矛鏃等鐵器，顯示鐵器的普遍性與重要性。「顯然透過一個固定的重要管道來獲取這些鐵器」。
3. 「貿易陶瓷隨時代愈近愈普遍，推測是當時的珍貴物品，日後並取代傳統的自製陶器，出現在墓葬裡。」
4. 約十六世紀末引進煙斗抽煙。⁷

以上提及的四項物品都屬外來物，這些物品從什麼地方而來？是在什麼樣的交換機制，透過誰而進入蘭陽平原？

王淑津與劉益昌認爲淇武蘭遺址中的綠釉軍持器，其流通的年代在十七世紀初期左右，錢幣有十六、十七世紀之際的萬曆通寶。然而此時期荷

⁵ 康培德，〈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10 卷 1 期，頁 1-32。

⁶ 參見陳有貝計畫主持；邱水金協同主持，《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六(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7-2008)，其中頁 145-147，介紹 2007 年以前的研究論著。

⁷ 陳有貝計畫主持；邱水金協同主持，《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六，頁 143-144。

蘭東印度公司與西班牙王國尚未在臺灣建立據點，臺灣島上主要的外來商人應是唐人，其次是日本人。M20 墓葬之陪葬品，除錢幣外，另有青花瓷器 2 件、大小金屬環 18 件、瑪瑙珠 8 件、大量小珠等，這些均可視為是外來品，與十七世紀上半葉唐人攜帶至雞籠、淡水一帶交易的商品組合相同。

8

十六、十七世紀淇武蘭遺址的外來器物，應是透過馬賽人與沿海村社，輸入到蘭陽平原的稻作村社，其交換機制是稻米與玻璃珠、鐵器、煙斗等器物的交換，大部份外來器物的來源應是從海外進入臺灣北海岸，再轉販而來。

在十六、十七世紀時，臺灣與外界貿易的頻率與數量增加，其原因與唐人在臺灣海域的活動有關。⁹在臺灣西部海岸，唐人可能直接在沿海村社經商，¹⁰但以北臺灣與蘭陽平原而論，唐人的商品則要透過馬賽人與蘭陽平原沿海村社居民再轉入平原村社，如淇武蘭社。然而這種交換管道並非臨時產生，而是沿海村社與平原村社早已形成一種交換機制，即漁、鹽、外來物等商品與稻米的交換。

因此，在十七世紀時，噶瑪蘭人的形象主要是稻米的生產者，而蘭陽平原是一個稻米產區，透過稻米與各種商品的交換，在十六、十七世紀的北部臺灣、東北部臺灣之間，存在著一個由海域、河域聯繫而成的地域社會，淇武蘭遺址的居民在此一階段亦是上述交換體系中的一分子，而且在十七世紀時人口較鄰近村社多，應是此一交換體系中的重要成員。

「馬賽人」的消失

在東亞海域複數的、不同層級的地域市場，彼此如何嵌入、融合或更替，本文可視為是此研究領域的一項個案研究。本文藉由 Esquivel 報告的分析，

⁸ 陳宗仁，〈十七世紀前期北臺灣水域社會的商品及其交易型態〉，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502-506。

⁹ 陳宗仁，〈明朝文獻中「雞籠」與「淡水」地名的出現及其背景：兼論十六世紀下半葉北臺灣情勢的轉變〉，收入劉石吉等編，《海洋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頁 225-254。

¹⁰ 如江樹生譯，〈蕭壠城記〉，《台灣風物》35 卷 4 期（1985 年 12 月），頁 86 載：「住在該處原住民中間的中國人，為數超過一千或一千五百人，因為原住民全無舟楫，這些中國人就沿著海岸從一個地方航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尋找他們的交易和利益」。

討論西班牙來臨前（pre-Hispanic era），北臺灣水域社會的商業、交換關係。除了針對交易商品，如米、黃金、硫磺、薯榔、藤類、鹿皮、衣料、串珠、金屬飾品、燒酒、陶瓷器進行討論外，亦試圖將交換關係區分為兩種交易型態，即水域社會間的交易、唐人與住民的交易。而在後一種型態之中，馬賽人扮演了外來商品的分發（redistribute）與在地商品的集中（accumulate）兩種角色。

從海域社會的商業貿易角度來看，交易的重要地帶常常發生在河口處，但馬賽人的例子，似與此不同。雖然馬賽人亦居住於雞籠港灣與三貂灣，但這兩個地帶的腹地相當小；依本文所述，他們在十六、十七世紀活躍於北部臺灣的水域社會中，頻繁地被記載於外來者的文獻裡，雖然與唐人相比，馬賽人無法與之對抗或競爭，但原來是邊緣地帶的人群反而在某個歷史時期，成為商業貿易的一股勢力。

因此，馬賽人之所以被認為有「商業性格」，並不是族群的本質，而是在某種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特質；同樣的，馬賽人也不是天生的「商業中介者」，這類特質是在某些時空中出現，且在歷史的過程中被自我與他者共同形塑出來。

馬賽人經歷了邊緣（十六世紀以前）—中心（十六、十七世紀）—邊緣（十八世紀）的過程，當然十八世紀以後的邊緣化，是伴隨於臺灣原住民社會整體的弱化，原先北臺灣水域社會的交換體系亦告消失，代以唐人在東亞海域的交換體系。十八世紀中葉清朝官方繪製的〈臺灣地圖〉中，記載：「哈仔蘭內有三十六社，漢人貿易，由社船南風入，北風起則回。」意即十八世紀時，進入噶瑪蘭貿易的，不是馬賽人，而是唐人（該圖稱為漢人）。圖中另一段文字是「今大雞籠汎駕艚船至大雞籠城，此處番最苦，以海為田，亦有一二耕作金包里社。」¹¹雞籠城在和平島，1624年西班牙王國的船隊占領此島時，馬賽人正居住於此，但在十八世紀清朝官員眼中，此處「番最苦」、「以海為田」，一如先前 Esquivel 所述，繁華不再，歷史好像又走向原點。

¹¹ 〈臺灣地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藏品編號：平圖 020795。